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八十八回 章秋谷意外得奇逢 頁春樹開筵宴良友

且說章秋谷和楚芳蘭邂逅相逢，良緣偶會，這一夜的恩情美滿，魚水和諧，海誓山盟，纏綿繾綣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這些故事在下做書的也不必去提他，只講章秋谷過了一宵，早是紅日東升，雞人報曉。秋谷恐怕遲了不能出去。便急急的起身，芳蘭也不留他，只握著秋谷的手說一聲：「後會有期，前途保重。」說到這裡，那聲音早有些哽咽起來，咽住了喉嚨，說不下去。秋谷見了，不覺牽動了自家的萬斛愁腸，半生心事，也陪著他淒楚起來，便安慰他道：「我們以後還可以想著法兒大家見面，你不必這個樣兒。」芳蘭也不開口，只對著秋谷搖一搖頭。秋谷摸不著頭腦，便在身上取出一張仁和的莊票，剛剛五□塊錢，放在芳蘭手內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一點兒算不得什麼，你留著賞人用罷。」芳蘭一見了秋谷手內的一張銀票，不知又是怎樣的平空淒楚起來，眼圈兒紅了一紅，止不住淚珠滾滾，就如斷線珍珠一般往下亂滴，嗚嗚咽咽的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你若把我還當個人，請你不要把我這般糟蹋，我這般命苦，難道你還忍心糟蹋我麼？」說著，幾乎要放聲哭將出來，這一下把個章秋谷也說得□分難過起來，想著：天壤茫茫，置身無地；青衫落拓，紅粉飄零。揚意不逢，知音難得；才名畫餅，憂患如山。就也不知不覺的灑了幾點英雄眼淚。停了一回，芳蘭含著一汪珠淚，把那一張莊票仍舊塞在章秋谷衣袋裡頭，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你還是走罷，在這裡挨一會兒也不中用，倒弄得兩下心中難過。」秋谷聽了，覺得還有些依依不捨的樣兒，又懇懇切切的對著芳蘭說道：「你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？為什麼我昨夜這般問你，你咬定牙齒不肯露出一個字兒的風來？我們兩個人一番相遇，也算是個意外的姻緣，你有什麼心事什麼話兒，何不講出來？」

我們兩個人商量商量，或者我有什麼可以出力的地方也未可知。不是我自家誇口，我章秋谷一身俠骨，萬斛奇才，無論你身上再有什麼天大的事兒，也要和你想一個萬全的方法。」芳蘭聽了歎一口氣道：「多謝你的盛情肯和我這般的出力，但是我的事兒是苦在我自己的心裡，叫做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，就是和你說了，也沒有什麼法兒。我只恨著我自家命苦，兩年以前沒有遇著你這樣的一個人，到了如今也是無從說起的了。」說著只見他把牙關一咬，毅然決然的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你去罷，我不留你了。」

秋谷聽了芳蘭的一番說話，覺得一字一句裡頭都含著無限的辛酸，迸著許多的血淚，心上已經明白了幾分，知道他自家心上，一定有天大的冤苦說不出來。想著他不肯要錢，又不便勉強他，要想送他一個戒指罷，秋谷向來又不帶戒指的。想了一想，便從身旁取出一個金錶來，表上還帶著一條黃澄澄的金鏈，遞在芳蘭手內道：「你好好的收著，算個我們的紀念罷！」芳蘭看也不看，口中說道：「你方才送我五□塊錢我尚且不收，如今又送起金錶來，你把我當作什麼樣人？難道我也是那班堂子裡頭的信人，只曉得問你要錢不成？」這幾句話倒把章秋谷說得閉口無言，只得轉口說道：「這是我錯了，這是我錯了，如今依你的意思便怎麼樣呢？」芳蘭聽了，便把秋谷手內用的一方全白絲巾拿了過來，放在自家袖裡，把自己日常用的一方湖色絲巾換給了秋谷，又在自己手上脫下一個赤金嵌寶的戒指，也替秋谷帶在左手小指上，叮囑他不要送給別人。秋谷見了，只得在錶鏈上解下一個全綠的翡翠猴兒來，放在芳蘭手內，芳蘭方才收了。又催著秋谷快走，秋谷看看表上已經將近八點鐘，沒奈何只得一步懶一步的要走。

芳蘭握著秋谷的手送到扶梯旁邊：「但願上天保佑我們兩個人後來再得相逢。」

我們兩個人要好一場，我有一句話兒相勸，你是個讀書人，家裡頭只要有一碗粥吃，千萬不要出去做官；就是連粥都沒得吃，情願在家裡頭餓死，也千萬不要出去做官。你若記得我這個人，務必把我這幾句話兒到處勸人，叫人知道這個官是萬萬做不得的，我也不白白的糟蹋了……」說到這個地方，說了半句，再也說不下去，眼中又流下淚來。秋谷看了實在代他悽慘，卻又找不出什麼話兒勸他，見那丫鬟立在旁邊，眼圈兒也揉得紅紅的，秋谷便從袋內取出□塊錢給他，口中說道：「昨天辛苦了你，你拿去買些花戴罷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把手內的絲巾和芳蘭揩拭淚痕，芳蘭珠淚縱橫，玉容慘淡，停了一回方才長歎一聲道：「咳，苦呀！」這一聲好似那巫峽哀猿，衡陽孤雁。章秋谷聽得□分酸鼻，不由的又落下淚來。芳蘭一言不發，放開了秋谷的手，把手指著扶梯叫他下去。章秋谷一步一回頭的走下樓來，那丫鬟在前引路，喜得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兒，章秋谷悄悄的走出後門，那丫鬟便自掩門進去。

章秋谷走到街上，回過頭來看時，樓閣依然，玉容深掩，傾城何處，夢境都非。

心上覺得□分悵惘，低著頭往前走，走了幾步，又抬起頭來看時，只見六扇黑漆大門和那昨夜的後門也隔得不多幾步，大門上貼著一張朱箋，寫著「楚公館」的幾個字兒，上面還寫著許多官銜，秋谷見了把舌頭一吐，心上已經明白了五六分，便急急的走回頁春樹寓所來。

頁春樹剛剛起來，洗臉漱口，見了章秋谷便嚷道：「你昨天晚上往那裡去了一夜？害得我在阿娟那裡直等了大半夜，一班客人都空著肚子等你一個人，究竟是個什麼緣故？」秋谷聽了微微的一笑道：「這件事兒說起來話長得狠，你且不要亂嚷，等一回兒和你慢慢的說。」頁春樹聽了，走近身來把秋谷臉上仔仔細細的打量一回，笑道：「我看你的樣兒，一臉的不尷尬，既帶著一團高興，卻又有些牢騷鬱勃的樣兒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到倉橋濱去尋你的老相好，吃了敗仗回來了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你不要這般混說，難道我也像你常常的打匯票不成？」春樹聽了呆了一呆，不曉得秋谷講的是那一路的話兒，一時頓住了口說不出什麼來，隻眼睜睜的看著章秋谷的臉兒。章秋谷見了他這個樣兒，只笑得拍手打腳的，口中說道：「何如今天你也居然有給我難倒的時候？」頁春樹實在不懂什麼叫做「打匯票」，只得也笑道：「今天算我輸了，你且把這『打匯票』的三個字兒細細的給我講一講。」秋谷哈哈的笑道：「你也總算是個上海的老白相，怎麼『打匯票』的這句話兒都不懂是什麼講究？真是個不中用的飯桶，怪不得金小寶要說你中看不中吃呢。」春樹聽了不覺臉上紅了一紅，道：「這句話兒是從那裡來的，難道是金小寶自己告訴你的不成？」

秋谷把一個右手的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，口中說道：「豈敢，不是小寶自己朝我說的，難道是我說謊的不成？」頁春樹不聽這句話兒猶可，一聽了這句話，臉上越發的紅起來，把秋谷吞了一口道：「你這個人真不是個好人。」秋谷見春樹有些當真著急起來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「算了算了，你不用這等疑心，雖然小寶對我實在有這句話兒，卻是我和他兩下取笑的時候說出來的話兒。我和你這樣的交情，決不剪你的邊。方才你自己說我到老相好那裡去打了敗仗，如今我不過回敬了幾句，你就要急得這個樣兒，難道只許你和我取笑，不許我和你取笑的不成？」頁春樹聽了，自己也不覺好笑起來，對著章秋谷說道：「算了，不用說了，就算我說你不過，怕了你如何？」秋谷道：「你本來說我不過，為什麼要就算？」春樹道：「你這個人，怎麼一個字眼兒上都不肯將就些兒，吃一點虧，一定要自己占了便宜才罷？」

秋谷道：「這是如今世界上優勝劣敗的公理，沒有，什麼說的。」春樹道：「優勝也罷，劣敗也罷，你且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細細的和我說來。」

秋谷方才把昨天遇著芳蘭的情節，一字不遺的和頁春樹說了一遍。頁春樹方才明白道：「原來你果然有了這般奇遇，今天罰你在阿娟那裡吃一臺酒，罰你的無故爽約，你道如何？」秋谷道：「罰我吃台把酒，算不得什麼事情，但是我心上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。」說著，便把自己如何的心中疑惑，如何的盤問他，芳蘭如何的死不肯說，臨走的時候芳蘭又是怎樣的依依不捨，好像以後不能見面的一般，一一的和頁春樹說了。又道：「看他的丰姿體態，絕沒有一絲一毫的輕賤樣兒，不知他心上究竟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，沒奈何方才把他逼到這般田地。但是既然如此，要和我再圖相會，也是很容易的事情，為什麼聽他的口氣又像有什麼阻礙的一般。難道第一次沒有阻礙，第二次倒有了阻礙麼？你和我想一想，這裡頭究竟是個什麼緣故？」頁春樹聽了，心上也覺得很是詫異，大家猜想了一回，終久猜想不出來，便也只得由他。章秋谷的心上究竟還覺得有些依戀，一時撒不下來，好像心上忘了一件最緊要的大事一般，狠有些兒悶悶不樂，連午飯都不高興吃，只略略的吃了些兒便放下了。

到了晚上，依著秋谷的意思，還要到芳蘭那裡去候他，希冀他和昨日一樣的出來。貢春樹因為已經約好了一班朋友，再三的不肯，硬拉著他望廟堂巷阿娟家裡來。

秋谷一面走著一面口中說道：「這個地方都是些候補人員的公館，怎麼會住著這樣的人家？」春樹道：「蘇州地方，那些半開門的私窩子門口貼著個公館條子，假充候補官公館的多得狠呢。」說著，已經走到一家門首，看看大門上倒也貼著一張公館條子，上面寫著「餘杭馬公館」的幾個字兒。貢春樹便當先走進，秋谷和著春樹的幾個朋友也跟在後面走進來，走過了小小的三間花廳，便是三間上房。春樹不分好歹，領著眾人直闖進，只見房間裡頭空空的不見一個人。春樹高聲叫道：「客人來了，怎麼人都沒有，快給我滾一個人出來。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得完，早聽得房後鶯聲啞啞轉出一個麗人。正是：

春風無恙，可憐白貯之歌；舊雨不來，辜負藍橋之約。

不知出來的是什麼人，下文交代。